

# || 诗情画意焉支山 ||

文 / 王洪德

焉支山是一部书。她承载着厚重的历史，印记着灿烂的文化。既有烽火狼烟、刀光剑影、旌旗猎猎、战马嘶鸣的慷慨豪迈，又有河清海晏、雪月风花、觥筹交错、歌舞升平的舒心悦意！她以时为经，以事为纬，章节分明，文通理顺，既古朴雄厚，又典雅清新。她曾历经风霜雪雨的千淘万漉，也曾跨越乱云飞度的蹉跎岁月，她是用如椽巨笔书写的浩瀚历史，是借金锄银犁开拓的灿烂现实，她曾在逆流中搏击，在低谷中攀升，也曾在艰难中跋涉，在坎坷中前进，终究汇聚了忠肝义胆，铸就了民族精魂。

汉代骠骑大将军霍去病驰骋河西，大败匈奴于焉支山，使其北遁蒙古高原，自此不敢南下，从而发出“失我焉支山，令我妇女无颜色；失我祁连山，使我六畜不蕃息”的千古悲唱。隋炀帝杨广于大业五年（609）西巡焉支山麓，接见西域二十七国王公使节，尽显中原大国之浩荡神威，使西域王公献地数千里，实现了“不动兵车，混一戎夏”的愿望。唐明皇李隆基在封禅东岳泰山、北岳恒山之后，又认定焉支山“积高之势，四面千里”，在天宝十三年封焉支山神为宁济公，命太子少保河西陇右节度使哥舒翰建宁济公祠于焉支山南麓。明嘉靖三十二年刑部郎中陈玘视察河西兵防时，在峡口石壁上题写“锁控金川”，至今清晰可辨。清代重臣左宗棠出巡河西，即兴咏赋；民国元老于右任途经焉支，青史留名。西路军将领陈昌浩、徐向前，曾在焉支山中治病疗伤，休养生息；著名外国友人艾黎、何克，也在焉支山下兴办学校，培育新人。毛泽东亲自批准修筑山马公路，造福山丹人民，载入史册；赵紫阳曾经视察千年皇家马场，骑乘山丹良骥，马以人名。这里既让文人雅士魂牵梦绕，也使黎民百姓一往情深。每逢农历六月初六，四方游人，蜂拥而至，朝山览胜，访古探幽，摩肩接踵，热闹非凡。历代骚人墨客，多有佳作传世，使之遐迩闻名。现代贤达彦俊，经常相约登临，每每流连忘返！

焉支山是一幅画。或浓墨重彩，气势磅礴；或清新亮丽，婀娜多姿；或空谷清幽，满目苍翠；或层林尽染，飞霜澄明；或白雪皑皑，银装素裹；或阳光明媚，芳草萋萋。微风过处，万物萌生，百草发芽，牧马山岭，春光临摹工笔佳作；雾漫苍山，云涌深谷，烟雨缥缈，一派朦胧；夏日浓染水墨珍品；山泉汨汨，溪水淙淙，霜叶流丹，色彩斑斓；秋日彩绘妙笔丹青；万树凌霜，松柏独翠，群峰覆雪，玉洁冰清；冬日素描山水写意。而或石上清泉，松间明月，古寺朝晖，芳林落照，皆是画中精品。至若麋鹿立于丹崖之上，旱獭藏身丛林之中，雄鹰在空中盘旋，野兔于山巅奔跑，雉鸡在草地徜徉，雪狐于月下蹀躞，尽可挥毫泼墨，随意涂抹。可以毫不夸张地说：“焉支四季皆佳景，春夏秋冬各不同，意境常随时令改，阴晴雨雪画图中。”其实，现实就是一幅画。瓦屋俨然，阡陌纵横，良田千顷，麦浪滚滚，高楼林立，铁塔凌空，车水马龙，远胜精心绘制的画图。目睹如此美景，谁不心旌振荡？

焉支山是一首诗。既有千古悲唱，又有盛世之音；既有坚定乐观，又有慷慨豪迈。王缙《焉支行》“拔剑已断天骄臂，归鞍共饮月氏头”，让人感受到气吞山河的英雄气概。杜审言《赠苏馆书记》“红粉楼中应计日，焉支山下莫经年”，又让人品味到眷恋和怅惘并存的复杂心情。李白《幽州胡

《马客歌》虽居焉支山，不道朔雪寒。妇女马上笑，颜如赭玉盘。翻飞射鸟兽，花月醉雕鞍”，使人感觉到扬鞭催马的轻松浪漫。清徐思璈《题焉支山要津》：焉支山下水平桥，无数皇华过使轺。百丈彩虹萦雪练，千重翠黛暗春樵。孤城落照旌旗静，古道垂杨画角调。自为太平添景色，筹边岂藉霍嫖姚”，又令人体会到太平盛世的美好光景。时代造就英雄，盛世孕育华章。在改革开放和西部大开发浪潮的推动下，这座历史名山正焕发着勃勃生机，以崭新的容颜迎接四海宾朋。现代诗人袁第锐先生有诗赞曰：“野草茸茸簇簇花，苍松翠柏绿无涯。焉支山是神仙窟，到此游人不忆家。”

焉支山是一支歌。这支歌时而委婉凄约，时而高亢雄浑，时而舒缓悠远，时而雷霆万钧。暖风吹拂，鸟雀啁啾，滴水丁冬，拉开了春天柔曼的序曲；山泉流淌，松涛阵阵，雷鸣空谷，弹奏出夏日优美的乐章；蛙鸣清泉，鸟啼幽林，雨落深涧，构成了秋日和谐的旋律；瑞雪飘零，寒鸦眠树，万籁俱寂，四野悄无声息，一切复归于自然宁静，颇有一种此时无声胜有声的感觉。

焉支山是永远没有终结的煌煌史书，是永远欣赏不够的五彩画卷，是永远咏赋不完的豪迈诗篇，是永远演奏不止的激情乐章！



## 敦煌不再遥远

——贺兰州敦煌铁路通车



文/高平

兰州——夕阳    敦煌——朝阳  
今晚——当代    明晨——汉唐  
人们一觉醒来就实现了  
一个生长在骆驼背上的梦想

像铜奔马荡开钢铁的蹄子奔跑  
像飞天撒开飘带贴着地面飞翔  
烽火台伸长了脖子含泪张望  
古长城列队在路旁热烈鼓掌

月牙泉睁大了微闭的媚眼  
渥洼池捧出了千年的陈酿  
瓜州城增大了瓜的甜度  
莫高窟增亮了佛的灵光

沙打旺也兴奋得浑身颤抖  
沙枣树甩舞红袖近乎发狂  
阳关的关    玉门的门  
都感觉复活了昔日的辉煌

一种丝绸古道上最悦耳的节奏  
三危山鸣沙山发出二重的回响  
一句从未使用过的神话语言  
——本次列车到达敦煌

敦煌不再陌生    不再遥远  
历史不再模糊    不再荒凉  
西部大开发的交响曲  
又演奏出一个华丽的乐章